

DAS MÄDCHEN IM ROTEN MANTEL

DAS MÄDCHEN IM

By Roma Ligocka

[波] 罗马·丽哥卡 著

耿达、闫洁、王丽乔 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重庆出版社

红衣女孩



12排22号。我永远都忘不了这个座位号，永远也忘不了这部电影。坐在周围的人面，他们来自教会、艺术界以及政界，一个波兰政府都在那里。半明半暗中，总统瓦文萨就坐在我后面两排。电影介于奥斯卡颁奖晚会和国葬之间。

结束后，我脸色煞白，双脚打颤，去斯皮尔伯格的一个助手是我的朋友。我一眼说："对你来说太难以承受了吧。"她搂着我，我于是紧紧抓住她。她这样搂着太多了。我想说点什么，可我的嘴干巴巴也堵住了。

"我终于说出话来，"那个穿红衣服的

女孩，是我！"

By Roma Ligocka

[波] 罗玛·丽哥卡 著
耿达、闫洁、王丽乔 译

红衣女孩

DAS MÄDCHEN IM ROTEN MANTEL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重庆出版社

京权(图字)01-2005-084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衣女孩/[波]罗玛·丽哥卡著;耿达,闫洁,王丽乔译.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6

ISBN 7-80187-645-8

I.红… II.①罗…②耿…③闫…④王… III.长篇小说—波兰

—现代 IV.I5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25727号

DAS MÄDCHEN IM ROTEN MANTEL

copyright © 2002 by Roma Ligocka with Iris von Finckenstein

First publication: Droemer verlag, Munich, Germany

All Rights Reserved

HONGYI NÜHAI

红 衣 女 孩

作 者:[波]罗玛·丽哥卡

译 者:耿 达 闫 洁 王丽乔

责任编辑:钟振奋 刘丽刚

特约策划:石 涛

平面设计:张孜滢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重庆市长江二路205号

特约经销:北京华章同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电 话:010-65949715/16/17-810

印 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925×1280 1/32

字 数:236千字 印张:8.625

版 次:2005年6月第1版 200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187-645-8/1·203

定 价:1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刷错误可随时退换

“我想把故事写出来，那个在我心里哭泣的小女孩的故事，她还是觉得恐惧。祖母，我还要写你，这会让你再痛苦一次的，原谅我吧。”

——作者



纳格瑞斯克旅馆坐落在法国的尼斯市，雄踞在蔚蓝色的海滨之上，像一艘巨大的白色舰艇，白色的雨篷随着清晨的微风上下轻轻拍打着。大海，出奇的蓝。旅馆里，服务生们穿着鲜艳的制服，头戴插羽毛的帽子，在红色的地毯中间穿梭而过。我匆匆地走过大堂——发亮的大理石地面（大堂内破旧的大花瓶里挤着些红玫瑰），来到早餐厅。餐厅是圆形的，以粉色、棕色为主色，给人一种过去的竞技场的感觉：白马随着管弦乐奏出的华尔兹转动着，无数的灯泡照亮着这一切。墙上美丽的风景画透露出了一种温暖柔和的感觉，一人高的大娃娃穿着奇怪的服装站在餐厅中间，长长的卷发，僵住的微笑。

沉重的红色天鹅绒窗帘垂下来，百叶窗放了一半，缝隙间洒进的阳光在地板上与粉色的桌布上留下了金色的斑纹。这里的服务小姐看起来都跟那个大娃娃一样，她们穿着统一的粉色短裙，露出里边灯笼裤的褶边，只有她们略带疲惫的微笑是真诚的，她们前后地忙着。

餐厅里一股巧克力混黑莓，还有咖啡混香料的味。我在一张桌子前坐下来。排成一圈的自助早餐在厅正中，看起像一件艺术品，这立刻使我感到愉悦。黑莓、草莓、大块的菠萝，红的、绿的、黄的瓜酱；淡粉色的火腿艺术地弯成了玫瑰花形，鲜肉色的薄饼切片也被拼成

了星形，被分成两半的小小的鹌鹑蛋上点着鱼子酱，宝石般的花色小糕，透明成堆的葡萄干卷，新鲜的橙汁像夹着冰块泻下的瀑布，各种颜色的果酱、蜜饯，蜂蜜、黄油球，伴着一股黑莓巧克力味。

我闭上了眼睛，光束在我的睫毛间游戏，消散在金色的尘埃中。在这个地方，我感到异常地轻松、愉快，但我不想承认这个，因为我是一个迷信的犹太老女人。我想到了海滩，一辆崭新的大的轻型马车在那里等我，服务生端给我一杯鸡尾酒，我沐浴在煦暖的阳光中时，阳光已经把我完全地吸收了，融入了碧蓝的天空中和那清新的大海。午餐嘛，我来一份尼克斯色拉，外加一杯普劳塞考。然后我可以在索尼亚里基尔看精美的手提包……

一对优雅的夫妇在靠近我的桌边坐下来了，他们身后紧跟着一个小女孩，女孩在那一人高的大娃娃面前停下来了，站在那里看了又看，最后来到了父母跟前。妈妈把一个装满草莓的大大的高脚杯放在了她的面前，但她没有吃。只是把勺子放在了杯子里，心不在焉地搅动着里面的浆果，眼盯着那个有微笑僵硬的娃娃。

小女孩黑色的卷发，黑色的大眼睛，黑黑的眼球。大约有五岁，看起来非常的虚弱。她根本就没注意到我，突然，我仿佛觉得自己置身于另外一种世界，另外一个年代。看着小女孩，我想到了自己这么大的时候，她拥有我所不能拥有的一切：幸福、安全的童年、漂亮的房子、美丽的花园、草莓、巧克力、玩具还有爱她的父母。

我并不嫉妒，只是有一种多年来无法治愈的刺痛感，小女孩有权力享受这个美好健康的世界。但是我，我只是一个匆匆走过人生的局外人。

每个人都看出了我真不属于这个世界吗？我想现在他们已看穿我的伪装，扯掉我身上的衣服，把我驱逐到了漫天的风雪里。突然我感到寒冷，开始颤抖，我紧紧地抓住椅子的软垫。竞技武场上的灯光开始颤动，铁桶一样的乐器声越来越大、节奏越来越快，贯穿了整个屋子，把我拉进了记忆的底谷，回到了黑暗的洞一般的——犹太人区。

犹太人区总是那么寒冷，那么冰冻如霜，不论是在屋子里还是在外面。厨房里只有一个炉子供我们取暖，而且里面几乎没有煤炭。外面，雪在地面上盖了厚厚的一层。犹太人区没有夏天，没有季节，也没有阳光。一切永远都是黑灰色的。

犹太人区有四扇大门，但根本不允许我们通过，这是完全被禁止的。3号有轨电车，跑在街道上，根本就不允许我们乘坐，这就是为什么在犹太人区没有停靠车站。车只是从这通过，车里的人透过蒸气腾腾的玻璃窗看我们，一个男孩从车窗扔下了几条面包，打落在我们脚下。我们在街道上站着，似乎快要冻僵了。许多人，到处都是人。一些人持着枪，牵着狗，监视着我们，他们随时有可能向任何人射枪，包括我。我们是那另一部分人——犹太人，我们必须一直等待着。

带枪的人，身穿金纽扣的制服，脚穿黑亮的皮靴，他们走过的时候，皮靴在雪地里咯吱咯吱作响。但是大多时候听不到这种声音，因为他们通过的时候不停地喊叫着。只要他们喝一声，我们就得服从，谁不服从就打死谁。我懂这个，甚至在我非常小的时候，小得只有他们穿着的皮靴那么高，他们走近我的时候，我能听见他们黑皮靴的咯吱声，牙齿锋利的猎犬就在我的耳边喘气，这让我感觉自己更加渺小。往往这个时候，我期望自己什么也看不见，这样做真的有效，我把自己消散在寒风里、呵斥声里、祖母冰冷瘦弱的手里。她那么紧紧地抓着我，可我的心已经不在那了。

祖母总是在等待，结束的时候，她就把我抱回厨房，脱掉我的红外套，那是一件漂亮的软软的红毛外衣，还有一个兜帽，是祖母亲手给我做的。祖母用她冰冷的瘦骨嶙峋的手温暖着我的双脚，我已经冻得失去了知觉。她搅动炉子上的锅时，就把我放在桌子上，然后盛一碗热气腾腾的麦片粥过来，上面还飘浮着一些肿块。她想喂我吃，我把头扭了过去。这粥让人恶心，肿块使人反胃。我不想吃，我感到恶心。其他的人都骂我，燥热的厨房里，到处是嘈杂的陌生人，出着汗，身体散发着臭味。其中一个男人，把碗从祖母手里抢过去，一口就吞下了麦片粥。祖母什么也没说，坐到她的缝纫机前，咔嚓咔嚓地开始

做活了。我很高兴那个人吃了那令人恶心的东西，而且毫无所剩。

不知什么时候，妈妈回来了，天已经黑了。我躺在我的小床里，睡不着，因为到处是人，发出各种各样的声响。他们吸鼻子、呻吟、嘟囔、咒骂、咂嘴，还有些人哭。妈妈疲倦的搂着我，她褐色柔软的头发放起来不再有花的清香，而是怪怪的，很刺鼻。

“你的味道好奇怪。”我说。

妈妈笑了，我能猜到她已经很忧郁，她一直都这样。“是消毒剂味。”她说。

“消毒剂是什么？”我问。

她没有回答，而是从床底下拖出她的手提箱，拿出一个小瓶来，小心地打开。在腕子上滴了几滴，涂了涂。然后又盖上瓶盖放了回去，把我从床上抱起来。“香吗？”她问，现在她闻起来又有花香了。

“嗨，陶菲拉，我回来了。”是爸爸。他进屋子把我抱起来，亲了我一下。爸爸的声音很低沉，黑眼睛，像我的一样。他拥抱了一下妈妈。“闻起来真香”，他说，“我带回些土豆。”

他们走进厨房，其他的人都在那儿。我听见他们的声音了，但是我只能听清几个字，因为实在是太嘈杂了。我觉得他们似乎在讨论我。

“那双眼睛！”妈妈说，“如果她能有一双像艾琳的蓝眼睛！”

“她的头发那么黑。”另一个女人说，是谁的声音我辨不出来。

“那不好通过，我们可能得想办法处理一下。”

“毒药？”妈妈问。听起来她好像非常害怕。

“绝不可以！”父亲吼道，突然一声沉闷的重击，我畏缩了一下。他可能砸了一拳桌子，他生气的时候就这样。他可能因为我而生气，因为我没有长成我应该长成的模样，我错了。枪声从街道上隐去，一声尖叫划破了夜空。厨房中的谈话停止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开始了谈话，后来我就睡着了。

手提箱、手提包、包袱、翻了的婴儿车散落在街道上。为什么没有人把它们捡起来呢？祖母拉走了我。仍在下雪，我们站在街道中间等

待着，我们每天都站在这里，每天都是这样，每晚都是这样。犹太人区没有睡眠、没有黄昏、没有拂晓、只有皮靴上楼的声音、狗叫声、男人的呵斥声。门被突然撞开，人们尖叫着、恳求着、嘟囔着、咒骂着。灯永远都不会熄灭，夜晚永远都不会平静。

每一天，每一个晚上，都会有陌生人来。他们谈论着、推撞着、拥挤着，每个人来了都碰碰我。在我周围永远都有很多人：在外面狭窄的街道上，在这狭小的脏兮兮的厨房里。女人们在做饭，在为炉子上的一小块儿地方打架；那间我们与陌生人分享的黑黑的大房子里，外祖母静静地坐在缝纫机前缝补着；我的小床就在旁边。每一家都占据屋子的一个角落，没有浴室，所有的人共用厅里的一个马桶，马桶经常堵塞，发出令人恶心的臭味。每次走进那个厅我都感觉恶心，尽管那样，我还是不让外祖母一个人去，不然的话，她就回不来了。

他们在我的脖子上围了一块在难闻的液体（甲醇）里浸过的布。她们把我放到床上，脱掉衣服，把一个小的圆形玻璃杯对着蜡烛烤，烤热后直接就扣在我裸露的背上。祖母努力地安慰我：“这叫拔火罐。”她在我耳旁低声说。“拔了很快就会好的。”可我不相信她的话，我每次都紧张、挣扎、哭闹。这个小玻璃杯每次在最后拔下去的时候都会发出一种讨厌的咂嘴声音。我害怕这些玻璃杯，甚至害怕那些陌生人，她们会用冰冷潮湿的手碰我的身体。而且，这些玻璃杯也没使我的咳嗽见好。

“她太弱了。”妈妈说。

爸爸回来的时候，骄傲地从外套里拿出一个小瓶来，压在妈妈的手心里。“鱼肝油，”他说，“这样我们的小女儿就能康复了。”妈妈搂住爸爸的脖子，其他的陌生人都点头赞成。我警惕地看着妈妈拔掉瓶子上的木塞，拿来个匙，从瓶子里面倒出些黄色的、油油的黏液。她试图把它倒进我的嘴里，可我比她快。我逃开了，躲在祖母身后。

“罗玛。”妈妈叫，她的声音听起来少有的严厉。其他人也劝着我吃药。

“你必须吃了它！”他们说。“你必须听你妈妈的话。”

我把头藏在祖母的裙子里。这样他们就找不到我，就不会强迫我吃那些黄色的黏液。

“到这儿来，罗玛，”妈妈叫道。“求求你了，孩子……”尽管她的语气很软，我还是能听出她声音中的愤怒。最好就让我呆在这儿。

“快过来，吃了它，”妈妈喝道，“这是液体黄金！”

她竭力想抓住我。在我生命中的第一次，我感到害怕她，而不是害怕我的祖母：她没动，她的背是黑色的安全大山，她一句话也没说。

妈妈想办法抓住我的手，使劲把我从祖母的裙子里拖出来。我用全力挣扎着、呜咽着、反抗着。

“我不要吃那金子！我不吃，不！”我大声哭喊，但是，妈妈的手像一把铁钳，紧紧地夹着我的手。突然，我听到一声奇怪的断裂声，我感到什么东西像电一样击过我的手腕。我惊恐得大哭。

妈妈把我拉向她，我不能再挣扎，我的手太疼了。吊在那儿，弯了。妈妈扔掉匙，液体黄金溅了一地，闻起来一股鱼腥味。

妈妈害怕得双手捂住了脸。“你的手怎么啦？”她结巴地说，“我的孩子！罗玛，我对不起你。”

我努力地支撑起我的手，但是它又垂下来了，它受伤了。屋里的人几乎同时大声地说着，她们围着我站了一圈，每个人都想看看我的手，抓我的胳膊，用手摸我。

后来是我爸爸救了我，他一句话也没说，把我抱起来，奔出黑暗的臭味的大厅来到街上。我把头靠在他的肩上，手太疼了，我已经筋疲力尽了。

老医生在我的断手上打了一个坚硬的白色绷带，现在不那么疼了，我为我的绷带感到很自豪。

在回家的路上，我看见一群穿着黑亮皮靴的人正在割一个老头儿的胡子，他们一边狂笑，一边呵斥着。

“别往那边看。”父亲低声说，把我抱得更紧了，他走得更快了，但我还是抑制不住回了头。老头儿在地上爬着，那些穿着黑亮皮靴的脚们不停地踢他，直到他不能动弹。

祖母告诉我说，我父母为了买鱼肝油卖掉了一枚金戒指，就是为着我能早点康复，但是却没能如愿。我不再生妈妈的气，我骄傲地告诉别人她弄断了我的手，还给他们看我的绷带。

妈妈不高兴我这样做，她仍在生我的气吗？

她不再强迫我吃那些黄色的黏液，但是她强迫我吃其他的东西，并且告诉我“要想活着，就得吃”，并且对我的行为感到不理解。她还是试着喂我，总是把东西塞到我的嘴里，我常常把它吐出来。我不断地呕吐、反胃，把她逼得无可奈何。当我浑身发冷的时候——我常常浑身发冷，她总是想让我吃点东西。这是我们之间持续不断的斗争。“你看，你冷，那是因为你太瘦，吃得太少。快点儿，吃点东西，你就会感觉暖和的。”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不论我吃不吃东西，我都感觉冷。

妈妈在天还不亮的时候就出去了，当她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她看起来很疲劳、苍白。一次，我问祖母，妈妈整天在外面干什么。“扫街道，打扫厕所。”祖母简短地回答。妈妈经常非常疲劳，在早上她根本起不来。像我一样，她浑身发冷，尽管她吃了东西。

我父亲也很少回来，祖母说他在施工队干活。然后她就沉默了，不再回答我的任何问题。她只是在那儿缝纫，缝纫机咔嗒咔嗒的声音使我又安心了。

一天中午的时候，一个人把妈妈带了回来。他说她工作时晕倒了。医生来了，并说她发高烧了，我让医生看我的手恢复得多好，但他匆忙地走了。“不给她开点药吗？”外祖母在身后叫他。

“不剩什么药了，”他说，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苦楚，“让她保持暖和，多喝点东西。”

我很高兴妈妈发烧了，并且要保持暖和，因为我就躺在她的身边，我可以用她滚烫的身体暖和我。妈妈发热的身体使我感觉非常舒服，像炉子上的火一样热，我全身都感觉到了。

特殊的一天来临了，不同于以往的一天，今天是我的生日。现在我三岁了，我的外祖父母，还有艾琳来看我了，我不熟悉这两个外祖

父母。我见过这个外祖父，以前见妈妈跟他说过话。他是她的父亲，那时我还很小，是在他的面包房里，他把我放进面包篮里，我看见他红红的大脸，上面一圈白色打转的胡子，就盘旋在我的上方。他正在笑，闻起来一股香香的面包味，他握着一条金链表滴答滴答的就在我的鼻子前晃动，这是我最初的记忆。

现在他又来了，来到犹太人区了，他不同于其他的人，他是一个高贵的人。我能马上判断出来，因为他不太注意周围的人。他们就像轻薄的空气，与他没什么关系。他穿一件带毛领的黑色外套，戴一顶坚挺的帽子，在马甲的口袋里揣着一块金表。他坐在屋子一角我父母的床上，看了我好一会儿，而后叹了口气。

我肯定他见我长了一双和我爸爸一样的黑眼睛，不像刚进屋的艾琳的眼睛。她看起来多美！她蓝色的眼睛忽闪着，金色的头发使我想起了阳光，她戴着蓝色的帽子。

外祖母安娜看起来非常严肃、严厉，她穿着高领衫、白裤子，衣服上方别着一枚金色人头像胸针。耳朵上戴着闪亮的小球，灰色的头发挽了一个结。她双手交叠着，对着我笑，我把脸背了过去。我想找我真正的祖母，看到她使我感到放松，她刚刚由我父母陪着进了屋。

现在，所有的人都到了，他们把我抱起来，轮番交给他人。外祖父闻起来还是有一股面包烟草味。艾琳把我抱在她的胳膊里，我碰她金色的头发。外祖母安娜从她的手提包里抽出一个包裹来，让我亲手打开它：是一件漂亮的针织衫：圆领，蓝色的刺绣小花。妈妈替我穿上它，我非常骄傲并且感觉穿着新衣服真好看。

我想，他们都非常爱我，他们不爱我吗？他们那么忧伤地看着我，皱着眉，低声说着什么。那么轻，我只能听懂几个字。

“不得不这样……明天早上六点……”

“重新安置……”

“……只有两个手提箱……重新安置……暖和的衣服……”

“穿得暖和点，”妈妈说，她抱着艾琳，“别走，艾琳，”她乞求着，

“你不能走！你看起来那么漂亮，那么像亚利安人。”

“不。”艾琳说，她的表情很坚决，“我必须跟爸爸、妈妈走。”

“啊，让她留在这儿，她只有十六岁！她金发碧眼，她必须留在这儿！”妈妈恳求着外祖母安娜。突然，妈妈眼里噙了泪，她抓住艾琳的胳膊，她要弄断她的手吗？

外祖母安娜把眼光转向一边站了起来，“我们必须得走了，”她僵硬地说，“一到那个国家我们就会通知你的。”

祖父戴上他的硬帽子，咳嗽着，眼睛闪闪发光，对我使眼色。

外祖母安娜、祖父还有艾琳，只多呆了一会儿。不足以让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彼此熟悉。他们已经站在门口了，我仍能看见外祖母安娜闪亮的耳环，艾琳的蓝帽子。

“但她只有十六岁！”妈妈在她们身后叫着。

然后她们消失在夜幕里，消失在我的生活里，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们。

“我也想像艾琳一样金发碧眼。”我告诉妈妈。她点了点头，又一次眼里含着泪，我不再说话可能更好。晚上，他们围着厨房的餐桌站了一圈唱歌，这叫作“祈祷”，他们以一种我不能理解的语言为那些死去的人祈祷，但是我感到了他们深深的忧伤，我看见他们的眼睛像玻璃一样，眼光一动不动。

不知什么时候，我疲倦地睡着了。

突然，我被叫醒了，被抱到了厨房，我敢说他们要对我做什么，我四处找祖母，但是她不在。

桌子上放着一个碗，她们从一个绿瓶里倒出一些非常难闻的液体，现在她们抓住我，想把我的头蘸到碗里。我挣扎、哭喊、踢脚，但一切都无济于事，那么多只陌生的手，强迫我做我不想做的事，她们告诉我闭紧眼睛，抓住面前的毛巾，把我的头蘸到了难闻的液体中。我感到双眼灼痛，然后她们往我的头上冲温水，又把它擦干，我的眼睛和皮肤仍感觉火辣辣地痛。

我觉得我应该哭，但现在已经太晚了。

不管怎样,我都不应该哭,因为在这过分拥挤的房间里总是有太多的杂音。

后来妈妈把一只镜子放到我的手里,“看看,现在你有多漂亮,”她说,“现在你看起来像艾琳了。”然后她又哭了。

我朝镜子里一看,我的头发是金色的。但是我的眼睛仍旧不是蓝的。

喇叭嗡嗡着:犹太人必须上交皮大衣,我们排成了长长的一队在街上等着。祖母拉着我的手,穿皮靴的人在旁边监视着我们。

祖母胳膊下夹着妈妈的皮大衣,这件褐色柔软的大衣是那么暖和,那么令人喜欢摸。我希望我的红外套不被没收,虽然它没有妈妈的那件那么暖和。

天气非常寒冷,下着雪,我快要冻僵了,街道上堆了一堆皮大衣,雪花飘落着,先在空中打着转飞舞,然后落在衣服上,盖了洁白稀薄的一层。

我被允许保留了自己的红外套。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我冷得发抖。

“她又发烧了。”祖母咕哝着,妈妈把我抱起来,眼圈红了。

我们需要新的身份证,旧的已经不管用了。

“这不可能,”父亲低声说,“亚利安人的身份证比金子还贵。”

KENNKARTE, ARISCH 在德语上,讲就是身份证和亚利安人的意思,妈妈告诉我。她没有解释这些字的意思,但是我知道在这儿生活,就需要这两样东西。而我们没有这两样东西,妈妈懂德语,我恨德语,说德语的时候你必须大声叫嚷,并且只有几个字:

HALT! ——立正!

LOS! ——前进!

SCHNELL! ——快点!

VORWARTS! ——向前!

KOMMALHER! ——到这来!

AUFSTEHN! ——起来!

AUFMACHEN! ——打开!

所有这些词都意味着一个意思:害怕。

我把头探出窗来,街道上丢着几件家具,很有光泽,因为他们被雨淋透了,下了一整天的雨,祖母说是春天了。

仍旧有更多的人住进这间屋子,现在是每窗四个人,不再是三个人,爸爸对妈妈说。他为什么那么说?毕竟没有人从窗户看过,我也不再从窗户看了。因为现在不允许,处罚就是一死。妈妈警告我说,任何人开窗户或朝外看,都要被德国人打死。那是因为我们的房子靠近亚利安人的居民区。

在我们睡觉的这间黑屋子里有两扇窗户,我的婴儿床破旧了,我现在与爸妈共用一张床。挤到这儿很暖和,虽然我常常感到呼吸不到空气,以致于感到窒息。这屋子有股甜味,空气又重又陈。以前缝纫机就摆在这窗下,现在,缝纫机也不再放在那儿了,新来的人睡在了那儿。我怀念缝纫机那让我安心的咔嚓声。外祖母现在用手缝纫,她那有节的手指又快又熟练。她为人们缝补东西,为此我们可以换得一点儿面包,一点儿茶或者一把面粉。

我们坐在黑暗的厨房里等待,像穴中的兔子。外祖母曾给我讲起过兔子,它们是非常小、非常温和的动物,长着长长的耳朵,当有人追捕它们的时候,能跑得非常快。它们大多时候都会被追捕,然后它们就会非常迅速地钻到地洞里,那里非常安全。我真希望哪天能见到兔子。

我最近总是听到一个新德国名词:“AUSSIEDLUNG。”意思是“重新安置”,但是我不懂那是什么意思,外祖母也不想解释给我,大家都在讨论着。我能意识到人们讨论它的时候有多害怕,那一定是什么可怕的词。

我最近很少看到爸爸,妈妈的脸色看起来灰白。她在家的时候,就会往我的嘴里塞食物,她没有时间干别的,幸好我有祖母。

晚上,他们来抓我们了。

至少,我一听到他们皮靴上楼的声音,他们的喊叫声,还有他们的狗刺耳的吠声时就会这样想。然后我迅速地让自己什么都看不见。

他们会发现我吗？我的心在黑夜里砰砰直跳，声音太大了，他们会听见的。

但是他们没有发现我，至少这次没有。他们在门上敲击，狗在喘粗气。“KENNKARTEN！”他们大叫，他们抓住那个胖男人，晚上他打呼噜的声音非常大，还有那个把我的头蘸到碗里的女人。还有楼上的那对双胞胎，我有时看见他们坐在楼梯上。虽然我屏住呼吸，像兔子一样把自己藏在毯子下，我还是能听到各种声音。女人的哭诉声、恳求声。那个胖男人嚎啕的抗拒声——他慌忙地收拾他的手提箱，混乱急速的脚步声，双胞胎的稚嫩的哭喊声。

接下来，一切声音都消失了，一切都结束了，我如释重负，他们没有发现我。我想偎依在妈妈身边，但是她因为恐惧而僵硬了，她死了吗？我用力拉她的袖子。“马上睡觉去，罗玛。”她低声说。这声音是那么地空洞，好像是从隧道深井里传出来。我什么也不敢说，也不敢动，不敢呼吸。我必须睡觉，但是我又听见他们的声音了，一切还没有结束，他们继续在下一个屋子里搜查，一间接着一间地搜查。人们尖叫着、狗吠着、那些搜查的人喊叫着。就这样持续了一个晚上。

天刚刚亮的时候，仍旧半睡半醒，我听到了街上重步行走的声音，还有德国人的喊叫声。

“LOS, LOS! RAUS, RAUS! WEITER! SCHNELL, SCHNELL!

他们要去哪？那么多大大小小的脚步声。

渐渐地，他们重重的脚步声消失了，狗吠声、喊叫声消失了，似乎已经离得很远了。大概他们会回来抓我，一切还没有结束，只是一个开始。

和其他人一样，我们站在大广场上，等着。

我不知道是冷还是热，冷热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我穿着我的红外套，提着我的小手提箱。在我生日那天得到的漂亮的针织外套也装在手提箱里，现在我已经穿不了了，太小了。手提箱里还有两双长袜。我忘记了带其他的東西，因为我们根本没时间收拾东西。

人们都提着重重的手提箱和包袱，穿着外套，戴着帽子。看起来

好像是要旅行,但是我们要去哪儿呢?

没有人敢问穿皮靴的人,他们检查着我们的证件,把人分成群,没有人知道我们等待的是是什么,或者将有什么事要发生在我们身上。这可能需要一小会儿或几小时,才能弄明白,似乎是在来世。

时不时的,有人想逃跑,任何人企图逃跑,都会被立即打死,他们把一群妇女、小孩从人群里拉出来,我婶婶齐乌尼亚就在其中。她突然穿过广场,试图逃走,子弹嗖地飞过,她倒在了地上,就在我的身边,她跑丢了一只鞋。几个人把她拖到了路边,把她与其他尸体扔在了一起。

祖母和我的手彼此握得更紧了,那是我惟一能感觉到的事,我们非常安静,一动不动。如果有人敢叫喊、敢哭,或者发出任何声响,就会被打死。我不想被打死。

现在,开进广场几辆卡车,警报在广场中迅速传来,像一阵疾风,许多人离开了人群,跑向卡车,其他一些人被挥着棍棒的人赶向卡车。祖母紧紧地抓住我。

人们被装到了大卡车上,穿皮靴的人殴打他们,把他们赶到车上,狗在后面猛咬着他们的脚后跟。有几个已经爬到车上面的用胳膊肘和拳头护卫着他们的地盘,他们踢着那些想爬上来的人。一些人根本爬不上去,落在了后面,另一些人干脆扔掉所有的东西,还有些人被压在了重重的行李下,这些人马上就会被打死。死的人就躺在我旁边的地上,我看见血汩汩地从他们的身体里流出来,染红了白雪。这是雪还是尘呢?

雪和尘已经不再有什么区别了。血漫过了鹅卵石,到处都是散落的行李、手提箱、手提包、天鹅绒包装的书。尖叫声夹杂着呵斥声,汇成了不断的咆哮。我凝视着躺在我旁边死了的人的眼睛,他们好像是玻璃的,张得大大的,毫无希望的,而且他们仍旧哀求地看着我。我闭上了眼睛,这样我就不用去看这些死去的人的眼睛,我努力使自己成为隐形人,居然做到了。现在,我远了,远离了,什么也触摸不到我了。

房间里的人相互大喊大叫:“我们注定要离开这所房子到街上